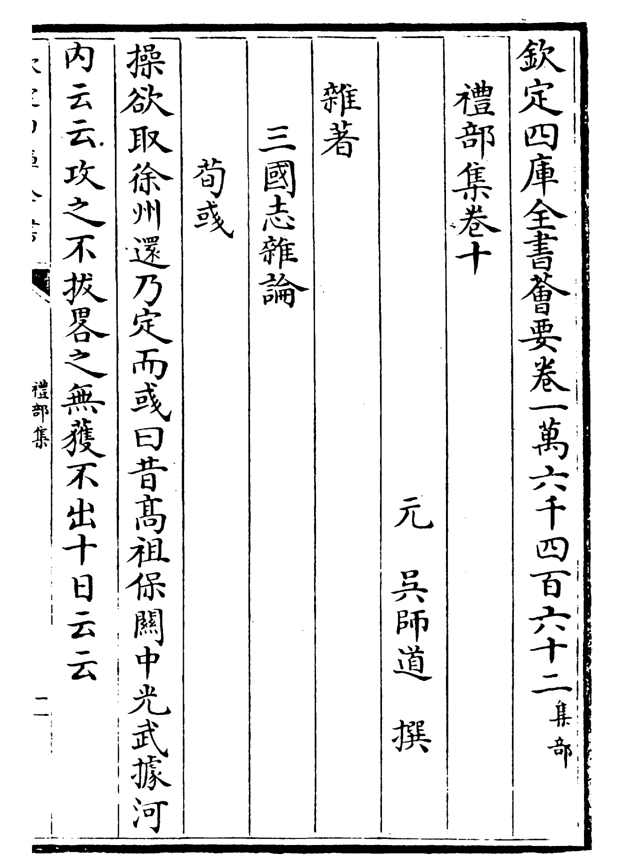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禮部集卷十

元 吳師道 撰

雜著

三國志雜論

荀彧

操欲取徐州還乃定而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内云云。攻之不拔畧之無獲不出十日云云

此是學李左車説陳餘語

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無降心

此是規摹韓信秦父兄怨之痛入骨髓語

議遷都許或以為云云或勸操曰昔高祖東伐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云云

操以紹書示或云云或曰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惟表紹耳云云

此段規摹韓信請言項王為人語

操與紹連戰議欲還許或曰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

滎陽成臯閒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云云

或説操宜復古置九州或言曰云云

此是比張良諫立六國後事

杜牧云或之勸操取兗州則比之高光勸不令還許則

比之楚漢及事就功畢乃欲邀名漢代譬之教盗穴墻

發匱而不與同挈雖所以論或者未盡亦足以誅姦鄙

之心矣司馬光乃謂凡為史者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
比操於高光楚漢者史氏之文愚按或引高帝不但取
兗還許二事或言山東未平或則以高帝為義帝縞素
勸其挾天子以令天下操患力不敵紹或則論劉項之
存亡以釋其疑豫以或為子房而或動引高帝宜矣史
氏記載大抵因其言而文之未有全出已語況或之言
不一豈得為史氏之文飾乎馬公曲為或諱其論未當
若乃陳壽規摹漢史沾沾自喜真以高帝視操則有之

矣夫擬人必於其倫壽之無識奚責哉

郭嘉

魏書曰備來奔以為豫州牧或謂操圖之嘉曰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云云

傳於備來奔云云嘉曰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為人下宜早為之所會操使備擊袁術嘉與陳昱俱諫時備已去操恨不用嘉言

曹操不殺昭烈此自英雄之度嘉昱算畧之士恨圖之

不早耳昱傳載與嘉並諫遣昭烈謂前日不圖昱等誠不及則二人皆嘗言之矣

按董昭亦勸操止備三人者其智畧同而操之所深信也三人皆言之而操不聽豈非偉度乎綱目據魏書使嘉掠美而操沒善豈其寔哉

田疇

田疇感伯安之遇痛公孫之暴厲志失言義存報主可謂壯矣苟量力不敵銜憤莫遂獨往終身固無尤焉既

能合衆致强謂宜伺時乘隙得正而輔孰能禦之幸而獲逞不擇所從事成脫屣以明素志可也當鮮卜輔桓連烏桓之衆表紹督易京之師輔乃攻吏疇嘗與之比肩紹有徵命亦可因以殄賊於此之時靡聞感奮何乃操使臨門聞命恐後輸智猾賊用為啓導飾言鄉部之忿以掩非義之從是致蹋頓隕命熙尚授首不念公孫之殄滅實由假手於二族為讐人報能無愧乎顧乃哭尚以徼義辭爵以為高可謂輕重乖宜去就無當者矣

赤壁之戰

赤壁之役漢賊褫魄迹其輕敵淺謀無以自掩操貽孫權書云値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評者謂操欲間瑜故為是言果誰欺乎攷之史瑜勸權戰謂操衆不習水土必生疾病且然之辭也魏志則曰戰不利於是大疫則疫在戰後矣於瑜傳乃云時有疾疫此不足信也黄蓋南謀因風縱火瑜傳所載著甚於吳志乃云操燒其餘船引退夫燒盡北船延及岸上

營落豈復有餘自燒其餘豈人情也原壽之意祇欲附合操書掩飾敗衂之醜故為異同以亂其實不知明者觀之豈能眩哉

曹植

操之諸子彰最為鷙暴丕援之問誠有異心倉舒早慧而譎年稍延殆未可量植文藝而已加以任性不飾素志無他非丕所忌也當儀廙見誅濯均希旨而禍不烈者良以此歟逮叡之世上疏求自試求存問親戚夫以

植之才固宜見用曹氏大計固宜厚親戚然當時疎遠猜忌之弊已成言之者適所以為迂於事而昧於智也植乎吾知免矣

司馬懿

司馬懿請與武侯戰曹叡使辛毗監其軍以制之請戰者外示武而監其軍者知其不敵而飾其事也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茍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武侯料之明矣史又謂先是懿數請與亮戰按建興六年春出祁

山冬圍陳倉魏皆遣曹真來拒八年真請由斜谷入叡遣懿泝漢水由西域與真會漢中以大雨道絶而還九年出祁山叡始遣懿來拒遇於上邽斂兵不交至鹵城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有畏蜀如虎之譏不得已而戰遂大敗由是論之懿始終不敢戰戰則敗耳史氏之言抑何誣哉虛夸其勇實露其怯所謂欲盖而章者歟

華歆邴原

管寧華歆邴原史稱三人相與為友往往並以名德之士尊之愚嘗評漢魏之際清風全節高蹈不汚惟幼安一人從惡滅義無若歆而原亦篡賊之臣豈二子者矯飾於初年而狼籍於晚暮耶與寧並列豈直麟鳳之于猰犬哉

裴氏著龍頭腹尾之評亦止為不當以先後論而不斥其非倫何也考之世說載揮鉏擲金及分坐割席二事又魏畧稱寧嘗笑邴華有仕宦意則知當日已辨其賢否

裴氏所宜著録而反不之及盖亦有同乎世識崇飾其賢掩匿其惡而孰知惡之終不可掩也

譙周

譙周陳壽皆巴郡人也壽於杜瓊傳載周問當塗高之義明魏之當興推備禪之名知蜀之必亡與周傳勸禪降魏之言相表裏大槩謂天命在魏又以尊司馬氏之繼統爾周言於禪曰若降魏魏不裂土以封請以古義爭之此誠大謬無識之語而壽謂衆人無以易之理又

云劉氏無虞一邦蒙頼皆周之謀吁責降覆國俛首事仇曽是不以為非而反以是為善乎哉又載往與周别周語予曰孔子七十二劉向揚雄七十一今吾年近七十庶慕孔子遺風可與揚劉同軌雖因年歲比方實則顯自附擬雄之失節周尤有甚更生忠誠周自視何如而況敢上議聖人乎周不可勝誅矣

壽之著此若以矜其平素親遇之榮其他褒賛如所謂後進通儒所謂行止有取子孫亦忠篤質素又引董子

比之所以尊揚周者不一而足狥私黨惡一至於此其罪當與周同科矣

郤正

郤正身草降箋臣事讐賊故其論姜維也不斥其不孝不忠之大罪而舉其小善以為稱降叛之相為黨也陳壽取而著之篇其自為論也亦止責其黷戰屢擾而已君臣之義置而不論可乎

孟宗

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古之人不得已則寧輟忠而全孝傳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金革之事無辟孔子以為有為為之蓋臨事而制是豈可以為常也哉孫氏之制奔喪者死傷化悖典甚矣有人心者肯捐其親而委質乎當時顧悌喪父權强令釋服悌畫壁作棺柩象對之哭泣服未闋而卒奪情滅孝誰之罪歟孟宗喪母奔赴自拘聽刑陸遜為之請減一等莫秉志純篤不為淫刑所撓可謂絶無而僅有者矣

朱子嘗謂此事關係甚大

按吳志司空孟仁卒注引吳錄及楚國先賢傳所載寄鮓生筍等事當并書之宗事他見亦多如孫琳廢亮而為之告廟仕虐酷之朝無所匡救而不能止此是其失不可以此而廢彼也

甘皇后

昭烈祖雄父弘名字僅見至於母嫡室皆不知誰氏元年既立宗廟祫祭高皇帝已不必已建親廟並有謚號

嫡室追崇禮亦宜之豈有此之未及而下議皇恩之謚乎孔明舉事必不其然此皆記載缺畧之罪按志建安元年吕布襲下邳虜昭烈妻子求和得還三年布遣高順攻之復虜妻子曹操禽布昭烈得妻子五年操擊昭烈虜妻子據此則昭烈妻凡三見虜也

甘后傳云昭烈住小沛時納為妾昭烈數喪嫡室攝内事隨至荆州産後主昭烈以建安六年至荆州十二年後主生十三年操追及於當陽長坂趙雲抱子禪保護甘

夫人得免

又劉封傳云昭烈至荆州未有繼嗣養為子則未至荆州以前未有子史之所言自相戾也

漢魏正朔

魏明帝景初元年有司奏以為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為正三月定歴改年為孟夏四月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朔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礿祠烝嘗廵狩蒐田分至啓閉頒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月

斗建為歷數之序齊王芳正始元年春正月始改從舊景初元年四月至正始元年正月即漢建興十五年三月至延熙二年十二月也魏志所書例差一月令綱目所書上著漢年而下從魏正如延熙元年正月立皇后張氏令書二月冬十一月蔣琬出屯漢中令書十二月二年二月蔣琬為大司馬令書夏其餘皆當正自昔年漢初及秦元年冬十月皆謂不改月獨顏師古謂此皆太初正歷以後追書呂子大事記是闕顏注史最精必

有所據且賈山言有云願以夏歲二月使當時不改何以有是言魏明之志固為不典其改月不改時亦因可以推見前代之必然也

綱目改定文

建興十五年春正月魏黄龍見以三月為夏四月　夏五月魏地震　魏以陳矯為司徒　魏制三祖為不毁之廟　六月魏擊遼東不利公孫淵自稱燕王　皇后張氏崩　八月魏大水　魏主殺其后毛氏　九月魏

營圓方丘南北郊　冬十月吳以諸葛恪為威北將軍

十二月魏遣大尉司馬懿擊遼東　魏鑄銅人起土

山於芳林園　魏光禄勲髙堂隆卒　魏作考課法不

果行

延熙元年春正月魏以韓曁為司徒　立皇后張氏

立子璿為皇太子　吳鑄當千大錢　秋七月魏司馬

懿克遼東斬公孫淵　八月吳中書郎呂乙伏誅　冬

十一月蔣琬出屯漢中　魏魏主叡有疾立郭夫人為后

名司馬懿入朝以曹爽為大將軍　十二月魏司馬懿至洛陽與爽受遺詔輔政魏主叡卒太子芳立

二年正月魏以司馬懿為太傅何晏為尚書　三月以蔣琬為大司馬　秋九月吳遣將軍吕岱屯武昌　冬十一月魏復以建寅之月為正　吳將周脩有罪廢徙廬陵

附録

綱目延熙八年冬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卒　十二月尚

書令董允卒　以宦者黃皓為中常侍

按漢志九年十一月琬卒董允傳九年卒此皆仍通鑑誤　目錄九年琬卒不誤

又攷允傳陳祗代允為侍中與黃皓互相表裏始預政事祗死後皓以黃門令為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　祗景耀元年卒據此文則皓此年未為中常侍也然專政則自允卒後始

九年以姜維為衛將軍與費禕共錄尚書事

按維傳在十年亦仍通鑑誤

景耀二年秋八月陳祗卒以董厥為尚書令諸葛瞻為僕射

按祗卒在元年亦仍通鑑誤

讀左傳并註數事

左氏所引夫子曰云云多非是張子長辨之因錄其遺

宣傳二年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云云

書法不隱一語當是夫子之言其下二語後人依托
文飾之辭末語尤謬
九年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
冶之謂乎
洩冶諫死無非可議說者以書名無褒詞强生異說
引詩云云使誠夫子之言是以忠為諱也其不然決
矣
昭傳十四年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云云平丘之會云云

殺親益榮猶義也夫當是傳者申言之殺親益榮必非夫子語以子產古之遺愛語例之恐止一句為是

二十年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弓云云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

官不外道豈有舍道而能守官耶孟子所引無之決非夫子語也杜注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其說似矣而非君招當往豈非制非物不往豈非道乎

子產卒仲尼曰古之遺愛也

注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

見愛注非愛者惠愛之愛即所謂惠人也猶言叔向

古之遺直也前註叔向之直有古人之遺風此註亦

當從之

二十八年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云云其長有後

於晉國乎

末句必後人附會之言與畢萬之後必大語類

僖十五年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

註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也

此秦伯車敗也蓋筮既吉而今車敗懼不祥故詰之徒父復告之云云

按文勢涉河侯車敗三敗必獲晉君三敗及韓下遂接晉侯云云非指晉侯車敗明矣杜蓋因侯字即指為晉侯誤

獲其雄狐夫狐蠱即其君也

註以狐蠱為君其義欲以喻晉惠公其象未聞　晉惠公烝於賈君故喻之如此詩刺齊襄公亦云雄狐

晉戎馬還濘而止

註還便旋也小駟不調故墮泥中

按註以還字句遇恐作一句讀言還轉於濘而止也以還為旋改字而義又過曲

儀禮墮祭說

士虞禮

尸取莫左執之取菹擩於醢祭於豆間祝命佐食墮祭

註下祭曰墮墮之猶言墮下也

周禮曰既祭則藏其墮謂此也今文墮為綏特牲少牢

或為羞失古正矣

釋文許恚相恚二反　猶隳許規反

今按猶隳即是指猶言隳下之文然字不同釋作音

亦異

特牲饋食禮

祝命挼祭尸左執觶右取菹揳于醢祭于豆間

註命詔尸也挼祭祭神食也

士虞禮古文曰祝命佐食墮祭

周禮曰既祭則藏其挼挼與墮讀同

今文改挼皆為綏古文皆為挼祭也　揳醢者染于

醢釋文依註音墮許恚相恚二反後墮祭挼祭皆倣

此　揳如悦而玄而誰三反

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

主人拜受角尸拜送主人退佐食授挼祭

註退者進受爵及位妥亦當為挼尸將取主人佐食授之挼祭者亦使祭尸食也　其授食亦取黍稷肺祭今文或皆改妥作挼矣

主婦適房南面佐食挼祭主婦左執爵右撫祭

註撫祭示親祭佐食不授而祭於地亦儀簡也

少牢饋食禮

祝反南面

註墮祭爾敦

釋文墮許規如規二反不同

尸取韭菹辨換於三豆祭於豆間上佐食取於黍稷於四敦下佐食取牢一切肺於俎以授上佐食無以黍而授尸尸受同祭於豆祭

註牢羊豕也同合也合祭於俎豆之祭也黍稷之祭為墮祭將食神餘尊之而祭之

上佐食取四敦黍稷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以授上佐食

上佐食以綏祭

註綏或作挼挼讀為望將受嘏亦尊尸餘而祭之古

文墮為肵音折

釋文綏詩規相規二反并註挼及墮亦放此下同

主人左執爵右受佐食坐祭之

註右受佐食右手受墮於佐食也至此言坐祭之者

明尸與主人為禮

墮祭所以祭鬼神之物猶生者之飲必祭也其禮則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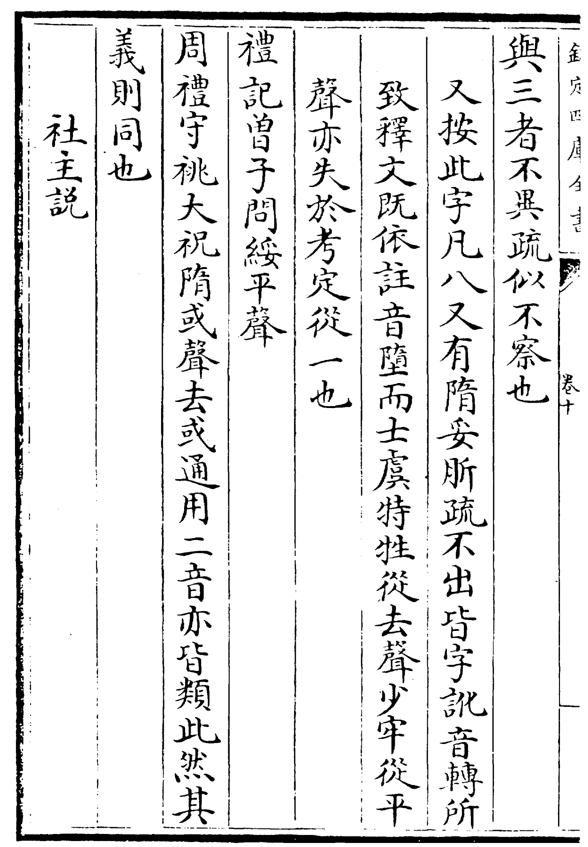
與主人主婦皆有之祝出迎尸尸入即席坐旣舉奠祝命尸尸取菹擩於醢祭於豆間及祭黍稷肺等是謂尸墮祭祭神食也尸酢主人主人拜受爵上佐食取黍稷肺授主人主人受佐食坐祭之所謂主人墮祭祭尸食也主婦亦然　儀畧爾士虞禮所載及特牲祝命挼祭云云少牢尸取韭菹條尸墮祭也

特牲主人拜受角條少牢上佐食取四敦黍稷以下主人墮祭也

特牲主人適房條主婦墮祭也

按疏云三處經中墮皆不同此五字或為墮或為挼為羞為綏為挼鄭以羞綏挼三者已从墮復云古文作挼以特牲及此士虞皆有挼祭故亦兼挼解

今攷鄭註作挼不作挼竊恐挼字似綏而義同又有而誰音亦與綏墮易混疏或據别本爾但士虞特牲俱有挼醢祭豆大鄭雖兼解而於皆為挼祭也下始云挼醢者染於醢則自有先後初非混言之其釋挼則主於墮



與三者不異疏似不察也

又按此字凡八又有隋妥肵疏不出皆字訛音轉所致釋文旣依註音墮而士虞特牲從去聲少牢從平聲亦失於考定從一也

禮記曾子問綏平聲

周禮守祧大祝隋或聲去或通用二音亦皆類此然其義則同也

社主說

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謂若松栢栗者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注主曰軍社葢用石為之此各一說也後之言樹者　白虎通云用樹尊而識之使民望見敬之又所以表功　尚書無逸篇云大社惟松東社惟栢南杜惟梓北社惟槐莊子齊櫟社漢史豐枌榆之類　言石者孔穎達引許慎云今山陽俗祠有石主石是土類崔靈恩云社主用石以地産最實

呂氏春秋云殷人社用石後魏天平中遷太社主石之
類
按唐書張齊賢傳問周家田主所宜木今社主石奈
何齊賢等對周之田主用所冝木其民間之社非太社
也　陳祥道禮書曰諸侯社皆立樹之為主以象其神
大夫以下但各以地之所宜木以二説攷之則用各有
當矣　春秋傳陳侯擁社見鄭子展陳祥道云果長五
尺不可得而擁蓋周制尺有六寸後世定為五尺陳失

考也但其制半埋地中必舊已然果埋而又取以載恐不可爾　朱子謂古人多用主命如出行大事則以幣帛就廟社請神以往然不可攷　按禮記君行載遷廟主無遷主則以主命葢廟無虛主則社亦不當虛主矣仁山金先生嘗引朱子説恐當以此爲是論語問社章　孔氏用大司徒文及注又釋朱子因之竊謂三代之社雖有遷改其所置之處即其境内之土何宜松宜栢之不同耶又夏土何以獨宜松殷土何以獨宜栢耶

意此三木乃天下常植之物無土不宜樹之不同以示
攺制如子丑寅之建黒白赤之尚爾
楊復儀禮通解續具載陳氏說引唐儒議石尺寸
不同當考
唐書舊主長尺有六寸方尺七寸今宜長五尺方二尺
通解舊主長二尺五寸方一尺七寸今宜長五尺方
二尺又唐儒云社稷主用石按稷舊制無主朱子社壇
議云

讀太玄經

聖人之作易也果有心乎哉法象著形龍馬獻圖假手於羲皇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又三重而六十四猶木之有榦榦之有枝秩然而成整然而序縱横上下錯綜參伍無往弗合殆若極天下之至巧者而史遷謂伏羲至淳厚畫八卦蓋自然而然巧者固無庸其間雖以文王周公孔子為之文象彖繫不過因理以明數即卦而示道而其為道也變動屢遷不為典要三百八十四爻

不三百八十四用而止故天地鬼神之秘萬事萬物之理包攝而無外貫通而無遺觸之而值象之而合筮之而靈天下之人神之而莫知其故信夫天之為之而非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為也千載而下豈有加哉揚雄作太玄以一生三三生九極於八十壹其策揲以三虛三用三十三此其法大與易異者也易有彖玄有首易有爻玄有贊易有象玄有測易有文言玄有文易有繫辭玄有攡瑩挩圖告易有說卦序卦雜卦玄有數有衝有錯

此又同其義例而異名者也且玄以準易實將模放擬則自比於聖人漢儒以譏其非聖人而作經後之為之辭者曰玄所以賛易其大異於易者如是不識何以為賛也葢雄深沉好思嘗覃思渾天三摹而四分之本有見於歴爾因歴作玄而巧求其合其思幽苦故其詞艱深易以天玄以人易以無心玄以有心孰謂玄足準易哉故其紀日不及月無弦望晦朔以冬至為天元三月地元七月人元而夏至反在地元之中隂陽之為氣也

二歲之為物也方以三數乘之則皆不可得四分而加一率四歲而加一日則千載之後大冬為大夏旦筮用三經夕筮用三緯日中夜中用二經一緯吉凶不在其逢而在其時日中夜中夕筮無大休咎而旦筮者不大休則大咎數者昔人嘗論之是皆不得乎自然而強出於心思智慮之為毋惟乎支離舛謬之至此也或曰折篿毀瓦可知吉凶易道無往弗存況玄十餘萬言高者出蒼天深者入黃泉其言奧順悉寓至理詎無闕耶曰

折筭毀瓦將以求卦也卦者無心之具故假之無心之物求之而後吉凶之理得今玄也出於有心之為殆猶設不平之權衡而稱物之輕重烏可信已昔者雄自謂後世復有揚子雲則知好玄君子立法為其當闕而已玄之書今猶昧昧也吾誠惜其人而非天將自附於易而逾遠卒勞而無所用之後之才智出雄下而好為穿鑿附會以求易者可不戒哉

秦隋論

三代而後混一天下者凡六姓秦漢晉隋唐宋享國長久稱漢唐晉未久而分裂宋稍久而播遷秦隋最先亡夫合天下而為一强盛之勢秦隋唐一也而僨身喪邦或若是亟者何哉昔人以忠厚者延長暴虐者不永固不易之論愚嘗因而求之剏始之君艱難經營角智力而得之非若三代之積德累仁者獨漢為近正其餘已不能然況秦隋乎以仁得之以仁守之不可尚已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獨不愈於不仁乎當其取之之際威

武之時多恵澤之日少無以大相過必其子孫有賢聖者出於一再傳之後有以結天下而固人心然後植長久之計文帝之於漢太宗之於唐是已彼秦隋一傳而又得暴虐之主無恠也晉武之興繼以恵帝特以昏庸名禍已不可救其實非若二世隋煬之惡也民猶哀之而戴其後宋興數世守文當靖康間享國已幾二百年故亡而猶存而混一之盛終不可以復得彼論徒知忠厚者足以延長而不知忠厚之澤當上承開國之初而

為之斯時也治亂修短之決也武帝窮兵縱欲虛耗海內向使繼高帝之後高宗中宗孱庸不君向使居太宗之先漢唐之祚不保其往而扶蘇不廢楊廣不立秦隋之為秦隋亦未可知也是故善觀人者不於其先不於其後惟於其一再傳之君之賢否而知之千金之家有子不肖蕩其貨財而曰其孫猶賢也不知孫雖賢而其富已不得而有矣吾觀子嬰慨然誅趙高似果而材隋之末世亦仁柔無罪天下大勢已去其何救於亡嗚呼

以是觀之則知前說之益可信矣

異端說

自佛老禍中國垂二千載莫盛於今日昔者其徒屬於有司而未嘗自為官府別為異教而未嘗假以名位棄家舍身也無妻妾子女之畜惡衣菲食也無財貨車服之養當度者給牒於朝未有捐數十緡於主者而即去民籍也金紫銀青開府之號間見前代特記其異未有設大官擬政府在外者與州縣並也主其教者尊禮若

神王公在其下宮居玉食服御擬萬乘天下塔廟一郡動千百區其後率占民籍十三背產半有司之賦商賈室家無異衆庶是以惰游者入焉無賴者入焉退官豪民見懲於有司者入焉假借以肆貪邪而言之者以為諱治之者不得逞甚盛之勢曠古未有也余聞二氏之教以清靜寂滅離世棄俗為務凡紛華盛麗皆彼所禁而不得為者今一切反是則其教固不行矣二氏之立言高者直指性命為宏濶勝大之說聰明者惑焉卑者

談禍福緣業輔以禨憒禁呪愚昧者信焉今之目之者曰是能祈天永命也是能救灾致福也如是而已不知其誕也是尊信其麤而未始及其精也夫其能自立者在禁欲忍難而其溺人心則性命之說為尤甚今也為其徒而不知其道尊其教而不及其精徒曰佛老之甚盖眩於耳目之外而不察其實固未嘗甚也是猶潢潦之無根贏人之盛氣豈足恃也哉昔者進取詞章之學方行於世遂以為儒道之盛已而大弊議者猶未語今

之大經大法綱常之教禮樂刑政之具修明於上海内
人安兵寢刑措此儒之效也向使佛老之實用則且大
亂烏睹今日之治哉進取詞章之不用而儒道之實用
於隱然之中所謂盛者不在兹乎彼之盛者實則衰而
吾之衰者實則盛本則立矣持之以久勝之以漸異端
之害有不息者乎

原士

士之名何始乎生人之初冥愚蚩蚩有聰明才智者出

為之君始求其才智者自輔而為之公卿大夫於是舉賢於愚拔秀於庸而士之名立焉其後制度益修選舉益精納言試功察德攷藝自家而舉於鄉自鄉而升於國都王朝上之取者無異途下之進者無他道學焉而後仕耳當是之時四民並稱次則農工商惟士得仕焉夫農竭其力者也其人惟鈍而賤陋工治其技者也其人泥小道而弗周操鄙事而弗漸商通貨財者也其人貪冒以嗜利狡詐以厲民故不可以仕外是則處官府

職簿書有吏焉下是而任奔走服役有胥徒焉皆治於人而不可以治人者也傳曰辨上下定民志使士農工商交致其能吏胥各守其分上下有章貴賤有則禮樂刑政有所措善治天下者不失此道而已後世不然士焉失其所以為士農工商吏胥失其所以為農工商吏胥侵紊汨亂凌越倒置蕩無經常民志之不定上下不止其所若是而求治猶適粤而北轅也蓋數者之中必有一重焉重焉者士而已治國平天下之道必出於士

而爵祿名位皆士所宜有令也士不専有而彼得以有焉安得不雜然而興悍然而爭而騖其者欲無涯之心哉故士者衆民之綱綱先壞而餘隨之必也變今之道反古之制使士有常用用有常尊而賢者出焉為之範防裁制則一正而民定何亂之足云嗚呼天之生斯人也畀之所以生之道必使知是道者司其生焉彼農工商之徒守一能一不足知道焉鮮耳士雖弗能皆知道學焉者衆耳人而不學不足以為人猶衿裾而禽獸舉

而加之人之上而令而治人也可乎哉夫欲治天下者必定天下之民而定民者必先定天下之士愚故作原士

任人

有國者必有法任法者必任人二者治道之大端也法有常制雖甚庸之國不能非人無常情雖至治之朝不能皆善 闕 世之所尚論治體者遂以為人之難任法之易守也始有任法不任人之說其言曰成周盛時周召

毛原更迭執政極治者數百年晚節禍敗迨不可救此任人之弊也後世一定於法雖庸君中才相與坐而守之可以無事此任法之効也是不然周名之徒能用周之法所以盛其衰則反是任人非要乎秦人蔑棄賢智純任法律迨其亡也未嘗改一刑而搖一禁任法可恃乎法者具也人者所以操是具也操得其人則完而不廢法之用有窮而人之用無窮吁後世之法非古矣若其大者則固百世相因而無改今之有司負今之法爾

夫上而公卿大臣下而方伯連帥不得持生殺之柄而擅利社稷之事下而為州縣之屬者皆得與守令之政吏具成案引比附拱手聽命一咨弗得增損其權輕其勢卑是雖有大奸慝亦無所容而上之人亦將曰彼不能出意於有為則所辨於吾法而自足不知任之既輕彼亦應我以輕苟簡其職鹵莽其政一有不恵則扞格而為害國有大禁則消沮而為小啓民玩愒而示天下以不信積習陵夷益病吾法法之不行自上壞之盍亦

反本矣將欲任法必先任人安能逆料人之難繼哉然則所謂任人者必如何而後可曰所謂任者非必予之以太甚之權也專之以責其功尊之以勵其節予奪操縱使得稍盡其才而微文細責不得以徼澆之亦可矣吁今之任人者固所未論也今之取人則愚竊惑焉儒焉而不盡出於儒吏焉而不盡出於吏旁進雜出不試而用者居多今將得人以任法其勢不得不擇人而授任古選舉之道衆矣豈無適其中而宜於今者乎必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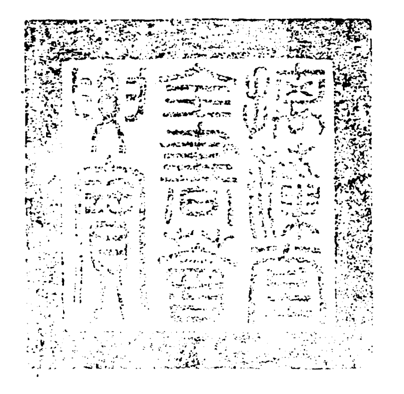
進取一新有以振厲天下之才然後徐議其責任之道亦適乎其可也

劉梓汝材名字說

木之類非一而經獨稱梓材言木工以梓人非以其良故耶愚嘗讀詩定之方中而求梓之為物遍攷傳註諸說或云椅梓即楸云梓似楸云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是楸與梓相亂未易明因記家語謂北山有梓實而俯楸屬多喬聳但當以俯而實者求梓自謂此說或得

之夫以梓為梓材之良其名顯者人如是而數千百年言其種類形狀尚不能定則世之用梓者未必得其真真者或混而莫之辨也惜哉木有梓未嘗即人人而用之故有干雲蔽日瑰巨傑異之姿往往立枯山阿堙腐不澗壑彼固安之而世之小有才者惟恐不見知惟恨不見用買眩焉鳴號焉其自處反不若無知者亦可愧矣故愚因論梓而竊有感焉識之而未有所發大梁段吉父偕其友劉生見予問之則梓其名汝材其字且求予

為之說因其適有合也舉以告之生質美而敏從學來南樂交賢士大夫以蓄德進業他日庶幾有成者充於身惟患其不能大其用毋苟於自售聖賢之道不出乎生誠有志焉其必因予言而知自厲也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貢生臣蘇曰柄

謄録監生臣葉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禮部集卷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禮部集卷十一

元 吳師道 撰

與許益之書

僕生幼而讀書為文盛氣而銳思貪慱而騁能自以為適也既而悔之聞義理之學聖人之道於是乎在時則仁山金子講道淑婺之人而弗果從家貧無書里良師

友又少閉門矻矻弗知所向切自念道散於羣經會於四書周程朱張諸儒又表章發揮之微言精義抉露無餘矣遂慨然曰吾他無書獨無四書乎吾無所與游獨弗能尚友古人乎於是誦其書思其人優游涵泳乎性命道德者幾時始而茫乎其失也繼而粲乎其明也久而確乎其信也烏乎道近孟氏不傳毅如荀謂性惡懿如楊謂善惡混醇如董子謂性者生之質懿如王通以性為五常之本正如韓愈氏言性有三品斯五人者其

絶類離倫非不卓卓然著矣而皆昧於論性令予之愚一朝而識之天之予我者如此先儒所以啓我者又如彼奈何忍而棄耶然聞之不如見之之親見之不如授之之精無師友以為資亦終焉寡陋是懼環視當世汗染淪胥訕笑迂濶友且未多見況於師乎足下早登仁山之門深探玉何之傳質純而氣清道信而學篤於僕則又道先齒長實師而非友也比嘗幸得見退而迫困世故弗獲有請一年於兹足下又謦迪之以文字者屢

矣僕誠不佞試以所得於先儒而欲終身行者誦言之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學者工夫在居敬窮理二事正容謹節存心主一敬之事也讀書問道應事接物窮理之方也二者皆主於敬焉斯言也先儒所以會聖賢之精微而示人以約者與備體用本末而入德之要與僕之生也心焉慕之求之久方將請事於敬未能習而安也而缺焉親炙復若是如進學何足下倘嘉其志矜其愚而辱教之賜一言以自証則先儒之啓我也足

下之成我也幸孰大焉幸孰大焉

謝趙子英憲副書

葢聞公卿大夫求士士不敢求於公卿大夫古之道也後世失所以求而干進炫名者靡不至上之人惟樂於謟佞者之已售其道遂大壞若夫窮居草茅修已俟命非其人不見非其招不往終身無聞而不愠者彼孰從而求之幸而在位者以道德學問接天下之才進忠實而黜浮華奬退靜而抑躁競則向所謂士宜投足乎其

間然而勢分之不可干介贄之不可以易猶有不得而進者欲為善而有遇不其難哉某竊伏窮閻麤知讀書學古道才品不異乎凡庸術業不企乎髙明吾斯之未信而奚知之求生三十年不一登貴人之門道不同者州里或未之識非敢為亢也士當如是焉耳乃者閤下持節浙東聞其以道得君以正學用世以崇化厲賢為心其所設施卓卓乎古人之風一道之士頣然作興如某之愚亦將刻厲思奮終恐非才望其門而無以進也

一旦閤下招而見之予而進之衆人之上譽之而不置閤下求士固異世俗而其奚以得此哉退省其私戰掉而弗寧周自誓曰繼今以往蚤夜孜孜慎厥身修佩服敬義循蹈中正窮不失守達不悖道惟孝與忠則為之以無負閤下之知又進而祝曰惟閤下益近天子之光大究所學正誼明道使吾君為堯舜之君斯民為堯舜之民功施當時澤被後世以慰天下士大夫之望幸身親見之閤下或有問焉亦將有以自復矣

答謝君植書

往承寄示詩文繼以鄙作為復此亦書生習氣思少自見非能有所開發於足下也使來辱書稱許甚盛且謂古今大人才士不之而患不知道若僕議論胷中必出於正又惜其浮沉無聞不汲汲於世好而為是也伏讀以還愧不敢當而又有不敢不勉者願畧陳其愚夫古人之於文率皆德盛而立言中積而外形愚何敢希望萬一文固所好而不可名能為文也名能為文且不可

而可謂之知道乎雖然名不能文可也謂不知道則不可人不知道則無以充其形而號稱為人況於文乎昔人謂文為貫道之器自今觀之道能貫文非文能貫道也使其心果有得於道所發必出於正則不待求工於言語文字之間是惟無作作則必傳僕雖不才竊有志於是若其不合於世好則已知之蓋昔者上以文取人士以文致顯耀舉世翕然而豪傑特起之士獨深愧之曰是科舉之文而非古文之文也於是出意追古若韓

退之蘇允明之徒然以逸羣之氣蓋世之譽公卿將相之知或所至炊不及熟或老死布衣繼而作者亦有人焉通顯又無幾為古文於用文之時猶如此其不遇也為古文於不用文之世直將何所望哉君子之於衆人固有分矣所貴乎君子能篤於自信不肯毀行爽操以隨俗而已僕之愚非徒欲古其文而欲古其行古其行者志在古道耳生二十有九年束髮以上即嬰世故危苦迫阨怡然而安之天分狷狹所向少諧自度與人無

求亦弗以為意獨念朋友道息居無以言出無以遊闕失誤疑無所與正平生知己數人散在四方貧弗能遠遊以相從若足下者風聲意氣未嘗不曠千里而相接然後知僕雖不合於俗而合於當世磊落之人使累千萬而皆磊落之人則我輩奚足道哉足下與僕視世之奴顔婦口行虵蝎胃腑蜣糞而志得意滿者肯為之乎雖萬死不與易也竊覸足下高爽明雋文行著於西州而落落弗偶優游嘯歌其自信亦篤矣顧與僕同病而

益以是勉焉方將共此道以為千載之期凡窮達毀譽乖合尚何言哉

上趙侍御書

當今天下之官朝廷之所甚尊宰相所不得而治貴臣大職莫之與抗者風憲而已士之仕者必此而行志凡國家利害民生休戚官吏賢否無不得言而行者號令所加如迅風奔霆無有嬰其勢而逆其指焉然君子居其官則思盡其職職風憲者宣教化肅紀綱而已寬弘

清淨化之所以宣也採察彈劾綱之所以肅也後先雖
異而體用相資而世之為者多失之天資險薄好為苛
細者䋲羅文深鷙忍毛摰而失之過矣反是者又以姑
息為仁含糊為量保全祿仕為德其長暴縱貪積寃壅
善尤有甚者是皆不知正道而乖離於風憲之職也惟
閣下則不然曩者起布衣草廬之中擢在此位践中外
數十年為諫官天下咸信其有道比者按節東方環轍
海上荒服窮垠之民歡傾相告復見成周盛漢使臣之

風蓋其清心以省事而察姦不遺敦化以弭刑而懲惡不貸體用之間坦然一出於正若閤下者可以為法矣天子嘉其功升之臺端真儒鉅人之澤將演溢於無窮夫南臺監攝天下之半閤下當登進之初其設施必有非常者愚不得而知也今風俗獘壞莫甚於南貪汚窟穴其中民之寃苦失職何可勝數夫堯舜知仁猶不能徧物而急於親賢天子選擇而任閤下閤下所得薦黜者諸臣憲臣耳是不可以不急也總而計之幾何人向

也閤下之在浙東雖一人而足於此得數十輩叅峙而錯布之必能以閤下之心為心而奉揚閤下之政使東南數千里皆若身履而親臨之守約施博者在此道也竊觀閤下平居議論未嘗以位為樂其愛君憂民之念忠誠懇惻上通於天天將大其為而不止是也以區區之意輒因其職之所在而薦其說焉惟進退之幸甚

上敬威卿參政書

某聞天地間有清明正大之氣不在人則在物故在天

為列星在地為河海泰華在飛動為龍鸞麒麟皆拔類而出羣者乃若鍾而為人其姿必魁梧而磊落其量必弘廓而淵深其德必敦厚而粹美其文學渾以雄其議論閎以實其功業雋偉而滿盛聲聄當時澤流無窮莫不稱其氣之為愚生讀書上下數千百年得見若人者少矣方今際一元之會宇宙混同君明臣良意必有當其數者焉而不可以浸浸遇也比者閤下之使浙東竊嘗聞其為人慨然起而往拜之向之所謂清明而正大者

真有以得之於心目之間為之忻然而自廢今閤下起拜大叅揚舲東下又有亟見之機焉夫區區之愚願亟見於閤下者非他也嗟賢哲之靡常樂盛德之可慕乎生之志思少自見遡餘波而挹流風以沾被其終身夫天之星辰遠而不可即也河海泰華足跡有不至也龍鸞麒麟曠世或弗之識也而其也方承教於大人君子之門非徒一識之而已又何幸歟謹奉書以聞伏惟鑒納焉

謝傅知事書

十一月廿六日某稽顙再拜奉書嘗謂士有切身之憂則於其所樂為者有不暇顧處甚難之勢則其於知己者有不得伸由古以來所為發憤而太息者此也某生無他長以家世儒稍知讀書為文而始也未嘗不欲慨然自奮於古人而自十五六時即苦憂患廢格其後日愈甚挈身外依而復孑孑其獨也家有數老人下而昆弟無田以為資飢寒亂心纖悉營給嘗痛其業之不修

而挾冊之無所也里中有屬以子而教者遂往而從之

殆亦逃其膠擾以補其空疎修已及人未能有益惟幸

其甚近而朝夕之養得以不廢計出此而已比承傳命

者謂閤下欲延致而館之私竊念以閤下清名美政表

議臺府某誠駑下固將扳光榮以自附答知遇之萬一

環顧其私如沐漆以求解重以母氏初喪神志迷瞶雖

欲往有不得而往者其命也夫而聞惓惓未已今復以

訓導之職處之將優之以廪粟寵之以生徒以致其來

夫以雄城名區耆俊林立豈乏其人而使庸陋者超躐其不可一也其於世素疏樂放曠而習偃蹇也久使之應公家之程督事上官之將迎必闕敗而不支其不可二也然人有大不可者訓導雖小職列在學宮而可使被衰絰者于于然居之乎雖然閤下之愛我者至矣其之所以感者深矣畸人窮士之於世或對面千里或白頭如新甚則嗚號於其前而不一顧省者不少矣其也前無介紹之素後無左右之譽而何以致此哉有一於

此環堵且成將以定其居而寧其親不祥之服有時而除天幸惠浙河東閤下未即還朝其將叩門曳裾奔走俯伏惟所命之其何辭以為讓區區所懷恐言者不能悉用敢干冒罪戾奉書以聞伏惟矜察不宣

謝李涎之都事書

盖聞修其實而不求人之知古之道也然彼誠衆人耶不知吾夫何愠誠大人君子耶不吾知吾愧焉幸而吾知則天下之樂孰大於是科舉方興士投牒自進操數

寸之管書數幅之楮以角一日之長謂之不求知可乎雖然易有之君子以同而異同於求知而固有不同者焉蓋自唐虞敷納以言非言固不能以知人也彼其抱美懷奇因以自見篤學信古不阿時好者豈無出於其間因其言而得其人則非賢且明者不能也某南方之鄙人也少而嗜學習為文詞當未設科之時日夜刻厲以庶幾乎古人素非志於求也其抱負篤信雖不逮夫向所云者然亦頗知自異於衆人家有垂白之親覬其

成名而償其夙昔業儒之勞也是以冐昧而來獲偕貢於京師京師鴻儒碩士比肩立而稱執事者則曰是博學善古文才氣超邁鑒裁精絶樂善而不遺者也及試於有司執事實賛持衡者而愚不才置之選執事誦其文而賞之識其名而稱之傳者藉藉而其初未之知執事誠賢且明而其不足以當之也嗚呼人固未易知而知人亦未易其之此來厠名英俊之後諸公之知也而執事獨賞之至稱之篤知我為最深使其聲流於時而

其歸也將以白於親誇於鄉終其身以為榮其報宜何如也輙奉書以報其區區之私其詩文一卷或賜觀覽亦足以得其所存唯進退之幸甚

上袁伯長學士書

古之學者必有師其授受之次可歷數雖去之數十百年談其道德論其大章究然如其人之在目何哉以其傳之其人後生小子不幸不及見而知又不幸而不遇其所傳授之人則雖接其居誦其書終不足以得其似

焉東萊吕氏之在乾淳間而婺實其僑居流風遺化深
矣易世搶攘衣冠淪謝雖欲考德問業而婺之故老皆
無存者矣先生世鄞中大家聞人與吕子輩行言論風
旨相及先生漸漬其淵源而慱聞精藝之學親從其徒
而得其書入嘗憩金華之下坐麗澤之上致其景行之
思而修其教育之方得之於吕子者多矣以先生家世
之懿天分之高充而大之閫中而肆外是以流聲天朝
與掌帝制當代所倚重而天下之士莫不以為宗師况

於並淛河之東而夙昔所向慕者或當先生在麗澤時其猶童孺其後益遠而足不能以自致今年春以鄉書上禮部先生實考第之而綴名選中遂獲出於先生之門自謂才質凡下寡陋無所承重以衣食憂患累其心年四十而不加進科舉之求偶然得之滋愧焉耳𠤎嘗承末光而聽緒論茫乎其自失若河伯之向海若寠人子之見陶朱也然先生惓惓于婺其言藹如某又幸為門生事分之後不儷他人倘辱教之廓其隘昭其蒙滋

其稿實其虛導之入其藩而庶幾窺其室堂以其所得於婺者還以淑婺之人先生之賜也是亦吕子之心也聞旦夕超上京而其亦且南還將伺他日而卒業其所為詩文先生已嘗見之矣謹復録數篇為贄誠知夏甕釜於金石之側為不知量然舍是則無以為承教之基惟采納焉

答傅子建書

薦被手書佩意深至去秋場中奇寳横棄闇陋罪無所

逃足下不以見尤而猶勤勤懇懇欲師用其言不敢當既嘗以語余生知已復於足下今復枉之以高文請益未已念不可不一白所懐嘗謂今科舉之制先之以四書五經傳註主某氏某氏所以明義理正學術次之以賦詔誥表欲其為古文章終之以策觀其器識果能是則其材品亦不卑矣況又本之以德行乎二十年間所得亦可睹矣竊怪比年義理之學日以晦堙文章之體日以骫骳士氣日以衰薾懈怠豈無故哉大抵司文衡

者不肯心服前儒好持偏見詖説迷謬學者敢於違明制而不懼此最大害也又有專泥一經不知疏通之旨參之賦策以觀其全而摸擬夙搆之獘得以售又有好取俚拙不文之作以不拘格律為善僕每與劇辨者此也慎選主司其責固不在我學者但當潛心經文篤守傳説融會而發明之至於文非賈馬晁董班楊韓柳陸宣公歐陽子王蘇曾不觀自然追配古人度越流俗遇明有司不患於不見取彼區區括套之編揣摩之術君

子之所不道也間嘗有問於僕者以是告之往往迂其言遲其効啞然而笑望而去之是以門稀請業之徒口絶決科之習又安有可為足下矜式者哉所欲獻者不過如前之説而已足下倘以為然循而行之自當有得於褎然之舉舍足下而誰哉

與榷茶提舉書　元凱

布衣韋帶之士誦詩讀書嘗念有以濟物異時被一命効一官撓於事勢之難而在上之人莫可告語則亦未

之如何若乃事之可為言之可進自遏其志而止不亦甚可愧哉其與閤下同出科目昔在里中閤下來長鄰邑實相聞知重以枉顧之勤不以流俗過我也今兹典領摧司其適在臨莅之下事關民瘼而荒山瘠土物不產一焉而茶尤絶少商賈之所不至木苗草葉足以代茗飲非民用之所急也舊來歲辦甚微無有門攤巳為重困近年頓增引目六百外有帶辦日加於前細民無由赴愬有司莫敢一言峻責刻期倚箠扑以濟一邑之

害莫甚於此其之來也親具今歲租賦猶且釜懸而金紙絲纊雜色之徵交至沓出怨咨滿前所不忍聞竊祿於此固亦何顏伏惟仁人君子重哀斯人之窮而察愚言之非誣惻然之頓減數百道之引蠲數十定之鈔使是邑之民世世子孫毋忘閣下之賜其雖無他長亦能相與頌賛謳吟以誇詡其事於無窮豈不美歟事已具公牘此復以申言之而非私也伏惟垂聽而細加裁察焉不勝幸甚

與劉生論易書

承寄周易會通一部番陽董真卿所編集者并令獻其所見其何人而敢與此伏讀以還竊歎其規模之廣大引援之洪博茫乎其自失也徐而察之則有深疑而未安者欲隱而弗白則非朋友之義而失所以命之之意欲言之則其書已成流布方盛區區之愚乃敢誦言其失無乃不可思之遲回遂復數月念與其得罪於斯人孰若使斯人不得罪於前儒我甞謂著書立言必有大

綱領令董氏之書所以為綱領者首條凡例是也以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標曰經夫子大象彖小象大言無標傳字謂如此庶幾經傳不相混而相統可以合四聖人之書程朱之傳義而觀之又序其所以作之意則曰會易自費直鄭玄以孔子彖象傳附釋正經之末而㕘解文王周公彖象經文之間并附文言則始於王弼程傳主理義而仍其舊古易自呂微仲晁以道始復而未盡呂伯恭復分上下經六十四卦為經二篇而以孔

子十翼為傳十篇各為卷以合於古朱子本義主象占而用其本朱子所謂宗晁吕者不過欲學者分別四聖人之易以求之古耳若例以古人著書經傳各自為卷竊意解經者之謙德若以孔子之傳附義文周公之經亦猶程朱子之傳義附四聖人之書未見其不可也董氏之説甚美而慨然欲任會通之責其志甚大獨惜其於朱子之説著之不詳而所以論諸儒之亂古者誤至其求欲自異則又蹈於前儒亂古之轍而不自知何以

言之朱子嘗謂晁吕之議費鄭王互有得失盖先儒雖言費氏以彖象參解易爻初不言其合傳以附經文自昔多謂亂古自費氏始其實非是可見朱子之精鑒吕子謂費氏經與古文同此名之得也魏志謂鄭康成始合彖象於經甚明孔疏謂夫子象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王弼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下今王弼注本之乾卦存鄭氏所附之例也坤以下六十二卦弼之所自分也朱子此言亦甚明矣而董氏乃通謂費鄭以彖象附釋

謂王弼并附文言而不及其以象附爻可謂誤矣程子
據王弼本而為傳時未見復古之易朱子後出而始明
豈得謂程子主義理而仍舊朱子主象占而用呂子此
亦誤也羲文周孔因時之教變通作用不同固難執彖
狥卦執象狥爻以求其必合復古者正欲救學者支離
牽合之弊非若程朱傳義專解經旨可相附也以今董
氏所編乾卦觀之即鄭氏附彖象之舊但移天行健君
子以自强不息一句置於彖傳之上其後文言則亦王

彖之舊自坤以下則又改彖之例而從鄭氏耳去彖曰象曰而加以大象傳彖傳小象傳字部位如故而改立標幟其得失又何相遠哉易董氏於吕氏易下明載朱子辨說而畧不知考何耶其大綱領如是他固無以議為且朱子之義自與程傳體闕不同而程傳發明之義理雖自為一經可也不當强求其通夫昔董揩集程朱傳義而附以門人所録已有可議况近世談易者紛紛外二家而自為說者多矣若取其議論之優長理象之

的當足相發明非卓然絶識未易鑒擇彼新奇穿鑿者
祇以汩亂何有於發明耶今之纂註政未免此欲言甚
長非頃刻可了若其名字義例之未安因革等列之未
當中間引朱子欲因邵子大易吟以方圖分作四層云
云誤以為董楷其愚謂之説如睽旅喪牛以有離之類
又未可一一縷數也董氏自云學有淵源而師新安胡
一桂氏自言得於胡為多用功此書蓋非一日意其篤
於自信未嘗從人商確而又習見近日易通四書通等作

遽欲傳世垂遠似太倉卒世有識者必能辨之豈待愚言適先之耳信筆疏列幸勿以示不知者唯以轉叩諸宗人仲退文然與不然還以一言見教幸甚

與孔用道都事書

孔子德為聖人其後世復多顯而賢司馬遷史記列於世家遷之絶識蓋此類也因是考之漢自安國而下在東都則若僖若融在唐則若穎達若戣戡在宋則若道輔若文仲兄弟皆以儒學名節相望不絶天朝崇德紹

封褒用聖裔必有名世者出焉而今見閤下則其稱首也今之省臺要官中州士大夫居之者必其學足以濟時謀足以經國才器足以服百司聲望足以動一世然後人莫得而間之閤下向為材御史風采振中外逦者晉陟都司適當聖君賢相更化勵精之初綜理贊決浩然而歸重聖朝之所以處閤下將有大於此者矣某南方之鄙人也以家世儒弗能他業遭逢科典得官歷吏丞佐令錄雖無他長而頗知自愛不為大人長者所棄

絶數年在江東小邑閤下時以行部出境上蒙察於衆
人之中而置之大臺議論之末然俄頃别去不復相聞
矣今歲里居忽被助教之命暨來京師始知閤下之在
臺府也屢薦其名而兹又以告之台衡特與此選嗟乎
某何以得此哉閤下心誠好賢不遺小善哀於汩没而
收拭之使修其初服以從縉紳先生之後而發攄其誦
讀之素為賜甚厚然成均天子之學首善四方者也助
教秩雖卑掌佐博士教令前之處此者皆多聞博習之

師其何敢望其萬一況閤下以聖人子孫紹百世之傳任斯道之重區區獲遇以為已知固此生之深幸而迂猾狹滯之資職業之不稱以工累高明不得而不懼也到官三月矣於閤下之門不敢進為私謁念將祗承督教以免於戾亦不可無以自白謹錄其舊所為詩文一卷而以書道其惓惓伏惟裁察焉

表

賀建儲表

恭聞濬發淵衷升崇上嗣三靈宅命兆姓繫心中賀伏以天作之君必有聖神之繼父傳之子是為古今之常理蓋順於人情事尤關於國本周后詒謀最久咸遵世子之方漢帝即位未幾勉狥有司之請蓋以嗣不足者望不屬教不夙者德不成究觀往猷卓有先見恭惟皇帝陛下持盈以道慮遠惟明謂丕承列聖之休已恢弘業而蚤建萬年之策宜在青宮上祗母訓之慈下叶宗藩之議曰嫡曰長所以正序惟德惟賢可以君邦本之

至公斷以宅志爰畀承祧之重用新授冊之儀繼明以
昭四方具瞻令質元良以貞萬國永固丕基某等忝預
廷臣幸逢慶典守宗廟社稷欣聞大器之置安學羽籥
干戈願謹正人之游習

國子監賀親祀禮成表 庚辰十月四日

伏以聖治尊親丕顯徵稱之薦齋宮藏祀幸嚴吉禮之
成喜協神人光生宗祏欽惟乾綱執柄渙號揚庭詔帝
王之道相承必先報本而祖考之傳有在莫大正名於

昭鏤玉之文甚盛奉璋之士誠既孚於廟假慶肩䟐於
朝儀某等叨處膠庠與觀餘典推仁錫類允懐兆姓之
心紀德報功願上萬年之頌

賀聖節表

伏以乾始統天毓聖協純剛之月泰元授策發祥當至
正之年光被堪輿祚綿宗社恭惟宅心立事繩武繼大
復科目以賓興求賢致治開經筵而典學遜志務修幸
逢熙洽之期茂介延長之慶某等職諧舜樂身際堯封

蹈舞朝班瞻威顔而下拜咏歌儒館頌福禄之來崇

箴

齋居四箴

予幼而志學行年三十而業不加進過未能寡其於成己之道可憾多矣端居深念因為四箴以自儆曰學曰思曰言曰行庶乎約守近修交至互發以適至善之歸云爾

汝之向也靡靡乎騁外今也知反乎内吾幸汝之悔也

汝之向也剛銳以日倍今也不加進而若退吾懼汝之怠也勉之哉志不可隳資不可恃功不可畫効不可覬若是不至則非汝之罪矣

右學箴

心虛而靈思睿以通廓然心量非思曷充知由爾精義自爾窮審意之發決志之從弗昏以繆時乃之功聖人不思吾則豈同動而無邪靜儼其容敬以一之齊聖之

終

右思箴

汝言好直直則取憎衆人好諛諛則汝弗能雖然吾弗患汝之弗直而患汝之弗慎其出也人言萬端巧佞詭欺陰餂而試陽導而隨汝直弗悟亦害之貽嗚呼察之幾反之思思而得之言然後時

右言箴

力行天下之獨奮志百世之上不知者以為愚未信者以為妄嗟嗟君子惟病夫巳究觀汝昔亦允蹈巳先民

有言靡不有始敬之敬之往慎汝止聖賢同歸天地是
似謂予何人為之則是

右行箴

勿齋箴

視聽言動天則自然己私一萌遂與物遷制之伊何曰
惟此勿能勝彼私乃全其德昔顔氏子篤於求仁博文
既極約禮斯循嗟後之人語勿毋易明察其機先審非
是知之斯勿既勿乃誠于欲希顔視此為程

進修齋箴為舒成汪仲遲作

德期於崇不崇則圮業要於成不成則毀山虧一簣止也吾止歟菑既勤敢怠强理是以君子乾乾不已不已伊何聖師有旨忠信修詞一誠表裏知至知終有條終始願言體之忱信實履刊落枝葉屏黜口耳不諧於時乃有諸已以是進修去道孔邇述古獻規用相吾子

靜心齋箴

人之一心至妙以神乘氣而動易失其真廼放以逸廼

眛以昏雖有視聽而弗見聞彼氣發機若馬驟奔制之
尼之則惟天君聖賢有訓曰操則存緊歟之子出佐長
民萬變糾紛方寸經綸揭名靜心思義以循兹靜非寂
致力惟勤能靜其心理得氣馴太極之分陰陽互根厥
義自殊請毋汩陳

正齋箴

乾道變化命自天各正其正天乃全或罔而生理豈然
中扃之中本不偏端居守一靜以專百體順令供周旋

有動斯直道平平出為民表身帥先如以繩墨齊其愆

允哉君子希聖賢配名思義恒勉旃

銘

刀筆銘

刀筆吏具也人情孰不玩筆而畏刀然吏之刀

削簡而已吏之筆民命繫焉自後世易簡以楮

刀之用廢而筆尤重且專可不慎歟文學王君

為其友作刀筆賦甚美而復求益於予因摭其

所棄者而為之銘銘曰

刀以利筆以鋭二物類相似也以言其形則秋毫之末不強於百鍊之鋒以言其用則削割誅刈操制生殺刀與筆有以異乎吁刀莫惜於筆也筆莫忍於心術也有形之刀易識而無形之刀不可測也使凡為吏者外不舞其手内不欺其心挺而不摧委而不撓至公付物而賞罰各適其重輕庶乎可以寄衆民之命而司三尺之平矣

樂善堂銘

至治元年春予與松江趙德瑞偕舉京師一時江浙之士惟德瑞妙年而大父母父母具在尤相欣羨瑞之父以樂善名堂集賢學士袁公為之記道其處家居鄉之懿備矣諸公復為詩文賛之而吳某為之銘銘曰

善根厥初帝降衷樂而自得乃其終欲消私絶雲卷空靈扃涵漾春融融融不參以人天與通泰然動静常從容

曲肱飲食舞雩風聖賢殊詣極則同後有學者茲其宗誠身本自明善功似是而非審所從顧柔俗習失正中福利攝誘欺兒童秋毫辨晰瞭不蒙知之貞固樂且充趙君名堂踐於躬上希聖武追賢蹤天爵不倦方崇崇餘慶垂後昭無窮

儼思齋銘為三衢程國表作

儼若思敬之容儼以思敬之功思有時儼無間表裏一動靜貫嗟程君敬自持純不已夫何思

在止齋銘

萬殊紛綸卓有則至精無形儼為極昭昭人已均是德爾還厥初會於一行者之家射之的計功先後知乃得先民詔學垂世式片辭指示如皎日揭之齋顔践其實念兹在兹永無斁

九思齋銘

心官思睿作聖思不存為乃病物有則事有理弗昏繆由思耳視聽色貌言事則之循好是懿疑忿得恒自審

理之從安以順貽訓言凡目九各專一非雜揉學思誠
兹其要猗馬君揭自詔嘉爾名踐爾實非思勉功乃極

靜學齋銘

由靜而學先也既學而靜後也枊君道傳以靜
學名秦景桓甫之齋自其先者言之也吳某輒
申其義而并以後效為景桓勉焉銘曰
皇錫靈明衆理森具匪敬以存曷外其騖爰植我本以
考以思博極窮深鈎玄析微彼微既彰靡動非定衆止

攸宗萬變斯應泰宇發光物意同春實踐兹境聖賢其倫先民之言揭自我友昻哉秦君視此座右

思勉齋銘

建陽蔣師文從京兆杜伯原徵君學以思勉扁其讀書之齋不鄙命予申述其義輙求正於杜君且以師丈共勵焉銘曰

非思非勉心之真不思不勉德之純真昧弗知等愚民純而不已斯聖人去愚希聖思勉遵學者務此宜循循

惟皇降衷布彛倫先哲謨訓日星陳學思兩若翼與輪
服膺敢有怠弗勤造微極𧷤通鬼神明擇衆理區以分允
蹈固執誠其身終以勇繼知與仁從容聖域坐自臻蔣
生氣質清且淳淳從遊碩師蚤有聞心解不但呫畢呻
已功百倍猶勤詢嗟愚何知義同申按嘗摭實非竒新
與子共勵堅書紳

蘭溪州新刻漏銘有序

至元重紀之五年歲在己卯七月蘭溪州新刻

成先是監州貫某首出餐錢以率同僚市銅募工鑄爲圓器浮箭識刻至是竣事顧惟舊樓旦暮警致板級頓撼懼失常節乃闢屋於大門之左以安處之惟州縣之政固非一端正時示民實急先務故挈壺廢職詩刺其非吏致分明人知其政所繫豈小哉蘭溪由縣内附二十年而爲州爲州四十有五年而刻漏始有修廢舉墜民聽用新邦侯之績不可無紀乃述而爲銘銘曰

範金爲壺斵木置箭節度以水晷刻斯辨惟國有制莫先正時號令興居是用不迷猗歟賢侯廢典肇舉爰度爰謀處以新宇匪宇之崇器則惟新匪器之尚存乎其人昭以啓昏順以正忒作此銘詩以示無極

思容齋銘

臨川危太朴合曾論禮經之旨以思容名齋有志於學者也東陽吳某謹歷稽經傳而爲之銘曰

人心通微主攝是身以内齊外粤惟天君不莊則慢致

肅則一以外養中粤惟天則昔者子淵復禮勝私當非
而勿其要在思亦有子輿所貴在道正辭近信動遠鄙
暴予思一言蔽以思誠耳目勿思孟訓是程恭惟五事
禹本天授疇數寔符聖衍至九合思與容互出畧同各
專其一並致爾功惟疑忿得視餘稍異事理無遺知行
俱至聖謨有赫哲人在前嗟爾危予毋怠勉旃

存誠齋銘

存誠繫乾本大言中庸誠以天人論七篇要在存不存

洛儒四勿旨不煩晞顏用工亦同原閑邪隱若崇墉垣中有安宅天地元聖謨賢訓昭晣昏寥寥此道今誰敦予名其堂允知尊

贊

宋中丞孔公擊蛇笏贊

古先聖王之治天下也驅禽獸而遠之使民得安居鑄鼎之懼神姦使不逢不若時則政教修明志行順正人物異方妖淫不興世衰道微民

辟其衷氣類感召春秋而下妖異始不絕書傳曰人無釁焉妖不自作夫人者物之君也靈明主攝之具顛倒迷瞀物旣得而孰之故羽毛鱗介之或變化人爲而不安其類則具耳目口鼻爲人者失其常性以淪於禽獸又何疑哉余讀孔道輔在寧州時以笏擊蛇事未嘗不撫卷太息夫蛇之爲物眩惑厲毒人不常見今也以當晝爲隂暮以庭除爲窟穴以牲醪爲飲食吏民奔走傾向而神之恬

弗悖也公抽笏一擊衆惑氷解抑何偉哉公之平生大節剛毅忠勁得之深而養之孰矣當其擊之非笏也其氣也非氣也其義也義以決勝氣以直前笏以達其至而已吁邪不勝正妖不勝德孔公施之之效捷若影響則夫君四海長兆民任位育之寄者果能此道將見山川鬼神莫不寧草木鳥獸咸若三辰循軌萬有遂性斯民壽考富樂終身不見異事孰謂太古之治不可復哉公之八世孫

碁寳藏其笏追懐髙風因述梗槩而為之賛曰

有妖惟蛇民亂厥志諤諤孔公奮擊斯斃公笏盈尺義烈萬鈞遂開羣疑以生我人公在朝廷崇議勁色用雖匆究舉為世則凡百君子正直是將式爾珍藏惟德之光

伏羲畫卦圖賛并引

有太極而後有天地形有天地而後聖人生天地不形其化息聖人不生其道隱大哉羲皇其天地

之會而聖人之宗歟蓋自鴻蒙肇分化育絪緼神用顯行無所不在而未有發其秘者維皇含德淳厚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俛仰察觀遠近交取固已契乎其中而龍馬之圖適賛其成時無聖人則已聖人出焉則雖微斯圖八卦之妙吾知其弗終秘已天地不能言聖人言之天地不能畫聖人畫之森然未畫之前粲然既畫之後冥合夙成自然而然夫豈人之為之哉吁聖人之生也天地無心

而有心卦之畫也聖人有心而無心明乎天地聖人之心者可以論卦畫之原矣敬賛曰

大化不言至道誰陳肇開人斯篤生真淳既錫我圖爰假我手契由石持圖以石剖由一而根有萬其支靈明所流何慮何思權輿人文昭晰天秘宜乎孰名鬼神 闕 帝高下未淪萬世未終全像巍巍曷其有窮

自賛圖像

汝氣頗清汝貌多骨塊處乎冷淡之場蟻旋乎艱險之域

雖非富貴姿亦無貧賤色冐涵天和足踏聖則持身璧完秉志山立夫惟有道好學之士與之千里而神交不然則對面而弗識也

北野兀者賛并引

郡帥蕭侯家北野之區嘗因以為號復繫之曰兀者以自狀異哉侯之為名也夫名之由生以其實也無其實而冡其名不可得也令人有珍器焉目以毀惡猶怫然色變況乎以殘形加全人哉侯獨

欣然自居又何故蒙莊多寓言侯亦寓耳士之生世孰不志於行也彼疾足跌奔猖狂自恣抵冐險巇顛踣頓仆卒陷於辟後雖欲善補末矣其有挾用世之資而或利於位沮於勢蹈武旋跟不敢以趍蹩躃趦趄踸踔泥塗是亦無足俱故云流放士寘乎自然遺形而蹈實擯美而蒙污樂戲而惡成甞游内以葆真不衒外以賈禍潰然而全肆然而安役一世命萬物而衆莫窺其所以然斯不亦几

之善者乎是數者之操不同由前之為侯固弗類由後之稱亦近乎私智而非吾所謂道也侯世勲庸家先御史之聲聞天下子孫襲總戎政建藩屏卓為虎臣今侯名德才業蔚然於時將有移之而佐國子民者瞻周道之砥平曠海表以方行忠信篤敬惟聖則是循無往而不自得顧有取於是者特戰兢惕厲不忘居安之戒云爾因為之賛以申其義賛曰

兀名則殘伊實匪完人兀而名恃懼於安廢形損外務專其内孰與中行心體俱泰廓然康衢義蹈仁趍動與天隨貞吉無虞

王玉淵畫龍賛

天雲垂海水立震萬里雨八極神哉沛歛復寂淵清泠玉一滴

高馬小兒圖賛

易不云乎小人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龔開聖

予作高馬小兒圖蓋出於此其自為詩則姑文致委曲而畧于末語見意不敢盡也愚輒不揆申極其詞以著戒且以賛奇產之不終尼云爾

龍之媒挺權奇嗟不逢制小兒耿童頑爾何如樂騰凌傲以嬉聖有戒垂訓辭擄非宜或奪之彼雖奪亦莫羈充常閑屬鸞旗顧托身奉明時

賈刪定畫像賛并序

君臣父子之義不明于天下奸臣倡邪說以誤其

國賢人君子力爭而不勝固末如之何然其正大之情英偉之氣千載而下聞者猶感憤激烈則民彝天典之重豈不足以有所助哉宋靖康之禍酷矣高宗脅於秦檜之謀忘仇請和屈膝請命紹興戊午遣使北行羣臣交口合辭以為不可而胡公銓上書言尤真切金人購以千金讀之蘄嘆東陽賈公廷佐時為迪功郎嚴州桐廬縣主簿一再上書累數千言劇論擗恥之不可忘名分之不可貶

和約之不可信請誅王倫拘金使決意用兵其激切之詞有曰此天也祖宗之天此地也祖宗之地一朝而化為他人之天地可乎無天可戴無地可履不如無生又曰陛下委靡從金則天下將圜視而起不怨金人而怨陛下劉豫之禍可為寒心陛下尚何面目戴黄屋晏然為天下主耶嗚呼其言一至此哉大畧與胡公同皆其君聞之而恧焉不能安者又謂今有將可使有兵可戰直為壯曲為

老毋以强弱多寡論是又本乎義理之正而深識事勢之宜非區區較計利害之間者也胡公既遠竄而公顧弗及豈以其猶不直斥檜而獲宥歟攷之宋史當時内外之臣如李綱王庶曾開張燾晏敦復魏泳時忻趙雍胡埕朱松張廣凌景夏常明范如圭李彌遜方廷實梁汝嘉蘇符蕭振薛徽言之徒章疏畧見一二而廷佐曽不得齒名其間豈又以小邑下官在所畧邪魏時之集讜議今亦無

玫世知誦吳公之詩而不知有公惜哉公字子野世居東陽之蘭隰宣和中入太學登紹興二年第升朝嘗為大理司直通判湖州台州遷詳定一司勑令所删定官後薦起知處州辭遂致其仕今其鄉猶稱賈删定子孫多以文學顯者七世孫權出公二書及家譜示予併獲拜其畫像英風義槩凛焉如存吾鄉有人如是而忍使之泯泯湮沒哉竊不自揆表而著之復為之賛曰

昔在紹興屈身和仇嗟嗟賈公獨為己羞越職扣閽攄憤陳義于房之忠仲連之志天地與立曰惟綱常二書之存千載有光其官則卑緊節甚偉遺像凛然孰不敬企

僧復庵贊

往過來續化沕穆兮而曰輪迴逝者復兮靜極動生闕道去亨兮而曰根塵絕弗萌兮闕來問予復有何義韋編在前毋落吾事

澹樂齋賛為蕭存道元帥作

軒冕組圭盛貴服兮綺疏華榱麗居室兮八珍九鼎偕玉食兮歌鐘美人侈聲色兮貝玉珠金富藏積兮嗟嗟世人寧有極兮君子之心不留一兮天機嗜欲相出入兮惟澹於彼樂斯得兮元戎英英裔述律兮爾公爾侯常布匹兮澹不自知樂匪物兮真適自然非有激兮又奚區區較得失兮孔彦在前昭哉遺則兮

幹勤典簿名字賛海壽字允常

仁者樂山體則似之靜而有常其壽也宜壽縈海名允常維字揆以格言兹毋乃異仁由知發動自靜根二者則一或義所存先生命辭既戒既具子言非贅亦德之助

天馬賛并序

至正二年秋七月上在灤京拂郎國來獻馬長丈一尺有三寸高六尺四寸昂首復增三之一馬身純黒後二蹄白食芻粟倍常間以肉湩竒偉駃駿

真神物也拂郎在西海之西去京師數萬里凡七
渡巨洋歷四年乃至上御慈仁殿受之後月乘以
歸燕既勅畫工為圖仍命詞臣賛之臣某具員學
館目睹盛事謹百拜稽首而獻賛曰
房星降精龍出水中挺生雄姿西極為空聖人御天臣
不敢駕四年在途祗獻墀下立雲披身白玉並蹄昂首
如山萬驥讓嘶神物應期振古無匹不命自來懷遠之
德省方時乘一日兩京吉行無驅永奉皇明

大蘇公自畫背面圖賛

畫舉扇障面并作元祐罪人寫影示邁八字楊廷秀有跋

元祐罪人東坡居士面有何羞作此舉止疾走避影息陰則巳胡盖而章猶書邁子

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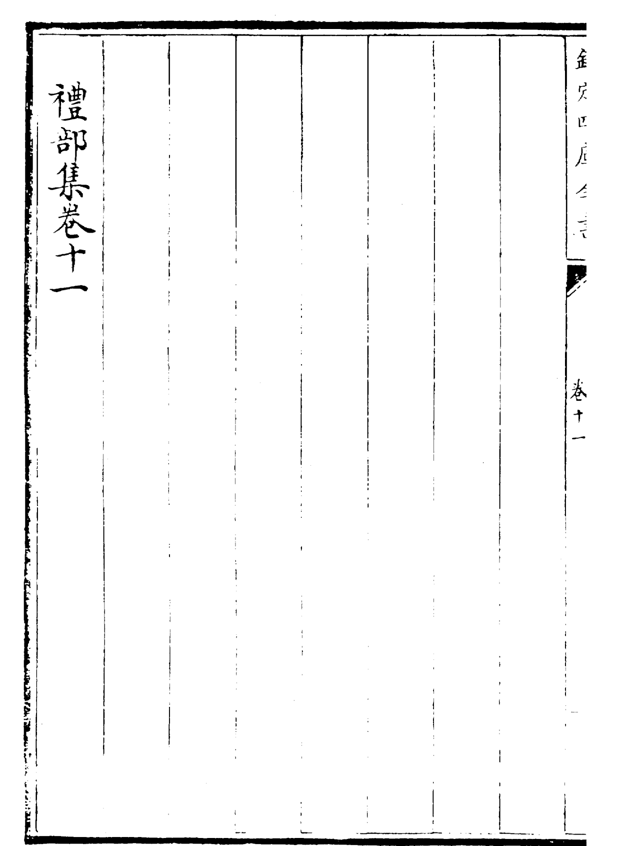
汪氏宜人不用緇黄頌

釋老氏之教震動四海其言死生輪迴入地獄受

諸苦狀尤能攝怖愚俗從之者如水趨下非一日矣男子剛明者閒不惑至於婦人女子陰闇荏弱其誤而溺焉毋恠也昔有治喪不用浮屠而其母欲用之者問於朱子朱子告之以當委曲開釋必不可回則亦不得拘而咈也夫懼於咈親而從非禮過不在其子而母之賢為難得也新安吳某以其母宜人汪氏墓銘示余讀之知其臨終戒不用緇黃作而嘆曰向所謂賢母不可得而見者豈不

在兹乎雖其他懿行甚悉而此為卓卓特異因特為之頌云頌曰

異端惑世崇誕誣張皇鬼伯司幽都婦柔恇怯尤易趍原始反終本不殊指往為復理所無昧迷日月舍正途傾貲諂邪反詬儒吳母絶識超羣愚訓行厥後垂世模偉哉果勝大丈夫



禮部集卷十一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葉　椿